



# 读金字塔 必须来到它的面前

图文 / 陶黎明

飞机从万米高空开始降落时，向地面望去，是一片漫漫无垠的黄沙，所有生命都被笼罩在飞腾的沙雾里，晴空下，一切都变得模糊混沌。是的，我来到了沙漠的王国——埃及。





来之前，我对埃及的所有印象仅限于各种影像：金字塔、神庙的多角度摄影；1996年奥斯卡获奖影片《英国病人》开头那诱人的一幕——女主角克尔斯頓·斯科特·托马斯在沙漠深处的一个山洞里将石壁上游泳者的画像临摹到自己的笔记本上；还有《出埃及记》的钢琴曲，那旋律听过多个版本，和这个国度的古老神秘一样动人心魄；歌剧《阿依达》那哀怨的爱情故事里，我被古埃及浓墨重彩般的化妆和服饰深深吸引；还有《阿拉伯的劳伦斯》以及好莱坞关于“木乃伊”的各种片子，无一不是在向我们讲述一个似乎和我们不在同一时空的世界。

脚步踏上这片广袤的土地，一切，变得真切起来。

这里，几乎每一寸领地都落满了古迹，从最古老的首都孟菲斯到王宫已经沉入深深地中海底的第二座古都亚历山大，再到今天看到的这座埃及首都开罗，目之所及无一不带着神秘色彩和传奇经历。

走进埃及博物馆，我被那些巨大的精美的从远古走来的石头雕刻一次次震撼。当我的眼睛真的看见那副太出名太壮观的艳丽的图坦卡蒙面具时，除了沉默，并在沉默中叹息，实在是无言，只默想一下它们以如此艺术的形式来到人间的年代，就足以让所有人低下高贵的头——那是公元前1336年的事儿了。埃及的早王朝时期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100年，闭目想一下这个数字，只能自嘲人生苦短，唯有石头和黄金永流传。

来到胡夫金字塔的那个下午，太阳几乎当头直射。一步步走近它，忘了骄阳在炙烤皮肤，忘了汗从脸颊滴滴而下，拿相机的手垂下了，拿太阳帽的手也垂下了——眩晕的、被魔咒钉住般的慌乱感觉，不是来自非洲的猛烈太阳，而是来自面前的金字塔。用矗立屹立挺立都不能形容它，用巨大也不能说明它，如果你没有这样近距离地站在它的面前，你无法知道它究竟有多大。不知过了多久，我猛然醒过来，觉



得自己就像一块小小的随时会融化在它面前那片沙地里的冰，在未化完之前，我还来得及端起相机——但，我深信，所有的影像都是欺骗，读金字塔，必须来到它的面前。

离胡夫金字塔不远处同样著名的斯芬克斯狮身人面像傲然雄视着吉萨高地，那样的威仪，绝对不是凡人所能拥有的。只有它会令人产生恐惧感的庞大，才配得起胡夫金字塔。

世界上第一座阶梯状金字塔、弯曲金字塔、红色金字塔……它们在这块贫瘠干燥的沙漠土地上一个千年又一个千年过去，政权不断地更迭、异族反复地入侵、尼罗河水泛滥了又泛滥，唯有它们永存不倒。除了奇迹，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解释。

尼罗河的夜游变得无足轻重。游船上激情四射的肚皮舞只是留在相机里的影子，这些影像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淡忘，就像曾经骄傲地竖立在



斯芬克斯下巴上的胡须，风沙侵蚀之后，它们已经荡然无存，变成了一个传说。

会深藏记忆的，也许，只有“菲肖维咖啡屋”？

那是开罗的伊斯兰老城区，也是这次埃及之行最完美的一个句点。我喜欢任何一地的老城区，觉得它们就是一座有历史的城池真实的面貌和灵魂的落脚点，那鲜活的生命气息，那显得混乱杂芜的街巷，当地人不加修饰和伪装的喜怒哀乐，那些伴随太阳朝升暮落的琐碎生活，都是一个热爱行走的人最宝贵也最珍视的惊喜和艳遇。

在老城区里，不管是坐车还是步行，最后的终点都是侯赛因广场，广场的一侧便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购物中心——罕哈利利市场。你想得到的，这里统统都有。沿着曲里拐弯的狭小街道逛荡，在每一家店主的热情招呼声中笑着走开或靠近，用蹩脚的英文和

帅气的埃及男子讨价还价，当店家对杀得太低的价格瞪眼睛时，我总是笑眯眯地瞪回去，直到他说“OK”。

太阳夕照在街上，人群熙攘，小男孩手拿着托盘飞奔：托盘里盛着郁金香型的玻璃杯，使得褐红色的茶透出明丽的光彩，还有一碟白糖，一小簇新鲜碧绿的薄荷叶——这是咖啡馆的小弟在为市场里喝茶的老主顾们送茶水。埃及人爱喝茶喝咖啡早已名扬四海，一条街上有多少家咖啡馆由街道的长度来定。刚到开罗那天喝过一杯正宗的埃及咖啡，那种沙砾般的阿拉伯咖啡味道巨苦，加糖都无济于事，几小口抿干，下面沉淀着一层厚厚的药渣似的咖啡渣。埃及男人喜欢每天去泡咖啡馆并不是说欣赏哪家咖啡馆的咖啡或茶，那是他们会交谈天的地方。在埃及，女人在家中负责家务活儿，也在家里会女友，就像纳吉布·马哈福兹在小说里写的那样：“这家的女眷如同人体的内脏，只知道它的存在，受





益于它，却看不见它。”

我如期来到“菲肖维咖啡屋”。紧靠广场的北面那条街已经全是咖啡馆，不是 Rania 的指点，我不确定能找到这家最古老也最有名的咖啡屋。它把摇晃的木头椅子和铜面桌子摆放在侯赛因广场北面一条狭窄的胡同里，古老的宽框镜子挂在墙上。没有人坐在咖啡屋里面喝咖啡，大家都坐在露天咖啡桌前，男人们三三两两喝着咖啡或茶，吸着埃及特有的所有咖啡馆都会提供的大水烟，悠然自得。

坐下来，看着每个桌上的水瓶里都插着一把鲜绿的薄荷枝叶，想象着那个写出了《我们街区的孩子》这样史诗般的文学作品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纳吉布·马哈福兹就在这一带长大，他生前就是“菲肖维咖啡屋”里的常客呀。Rania 告诉我，纳吉布·马哈福兹曾经在咖啡屋后面的房间里主持每周一次的文学集会，那些抽水烟的埃及男人们把整间屋子弄得烟雾弥漫，但，人们兴致不减。

我的咖啡端上来了，是一个普通玻璃杯，杯口用一张银色的锡箔纸密封着。轻轻揭开锡箔纸，特有的咖啡芳香扑鼻而来，加入侍者递上的鲜奶，再用小勺从玻璃碗里舀两勺白糖，搅拌后，放置片刻，抿一口，醇香无比，这一回，不是肉桂也不是豆蔻，是淡淡的丁香味。小说《我们街区的孩子》对咖啡屋的描述仿佛就在眼前——“座位上传来饮茶、啜咖啡和吸水烟的声响。咖啡馆里烟雾缭绕，在油灯映照下似片片飘浮的轻云。顾客们的目光集中在诗人（说书人）身上，听到动情之处不由得摇头晃脑，沉醉于美好的向往之中”。

身处《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阿拉丁神灯》全世界尽人皆知的神话故事的发源地，这是埃及开罗是伊斯兰老城区，她的美丽与生动，就像她的金字塔狮身人面像还有尼罗河一样，必须在这里，才能真正地知晓。⑧

